

中华散文
珍藏本

王蒙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本

王蒙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散文珍藏本:王蒙卷/王蒙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12

(中华散文珍藏本)

ISBN 7-02-002814-4

I. 中…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213 号

责任编辑:王丕来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6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3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4.1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当代散文创作，在继承、发扬古代和现代优秀美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繁荣。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散文写作的创新意识更加开放、强烈，审美追求更加朴素、自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的业绩，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我社将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主要辑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突出成就的散文名家之精品。其编辑体例则按人分卷，每人一卷，每卷约十五万字。读者可以从中欣赏不同作家的创作风采，总览当代散文发展的真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作者像

目 录

雨.....	1
感伤	5
凝思	8
落叶	16
海.....	18
树.....	20
旧宅	22
清明的心弦	24
海的颜色	27
国庆的礼花	30
故乡行	33
四月的泥泞	42
在公路上	46
宰牛	49
无花果	51
夜半歌声	53
苏州赋	59
三峡	63

塔什干晨雨	68
与诗琳通公主会见	74
墨西哥一瞥	79
磨豆浆	95
我的喝酒	98
壮游的“阿甘”	107
猫话	112
行板如歌	116
音乐与我	121
在声音的世界里	127
我为什么写作	131
我爱读《红楼梦》	134
风格散记	136
美丽围巾的启示	151
自由与质量	161
活与做	163
调门与选择	168
你是哪一年人	177
只言片语	187
夏衍的魅力	194
不成样子的怀念	201
周扬的目光	211
难忘冯牧	219
别荒煤	224

目 录

我心目中的丁玲	228
梅花朵朵绕梁来	244
安憩的家园	247
晚钟剑桥	254

雨

我喜欢雨,从小。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雨。因为它迷蒙而含蓄,因为它充满生机,因为它总是快快活活,因为只有它才连结着无边的天和无边的地!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天的小雨便是大自然的温柔与谦逊,大自然的慷慨与恩宠,却也是大自然的顽皮。它存在着,它抚摸着,它滋润着,却不留下痕迹。用眼睛是很难找到它的,要用手心,用脸颊,用你的等待着春的滋润的心。

也有“凄风苦雨”,“秋风秋雨愁煞人”,“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其实那倒不一定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的秋天。即使这样的天气也给繁忙的人们带来休息,带来希望,带来

遐思。

正因为有雨中的忧伤的甜蜜,人们才伸出双臂歌唱雨后初阳的万道金光。于是有了拿玻里的名歌《我的太阳》。

而暴雨和雷雨又是多么欢势,它们驱走暑热,它们解除干渴,它们弥合龟裂,它们叮叮咚咚地敲响沉闷的大地,它们咋咋唬唬地嬉闹着对人们说,“别怕,我们折腾一会儿就走。”

小时候,我最喜欢北京城夏日的大雨。雨中,积水上冒出一个又一个的半圆形的小泡儿。

似水晶、非琉璃、又非玻璃,霎时间了无形迹。

我的姨妈教过我这样的谜语。

为什么这几年在北京很少见到大雨冒泡儿了呢?是气候变了么?是我事太多、心太杂,对似水晶又非玻璃的泡儿视而不见,这泡儿已经唤不起我童年的那种好奇和沉醉了么?呵!

一九五八年的特别炎热的夏天,我下乡以前暂在景山公园少年宫劳动,盖房当小工,每天担四十多斤一块的大城砖,很累。一天早上刚开工便赶上了天昏地暗的大雨,“头儿”只好宣布放假。我落汤鸡似地回到家,换了一身衣服,打起雨伞,和同样处于逆境的爱人到新街口电影院看电影《骑车人之死》去了。电影看完了,大雨威势未减。这是一九五八年,也许是五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我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天,而这一天,是雨赐给我们的。

冒雨出游,这才有特色,这才有豪兴,这才有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热情。这热情是什么也挡不住也抹不掉的。

所以,当一九八二年六月初我和几个中国同志一起访问

美国的东北海岸而赶上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阴雨的时候,当不论是主人还是其他客人都抱怨这不凑趣的天气的时候,我却说,我喜欢雨,雨使世界更丰富了。在维尼亚尔迪(意译:野葡萄园)岛上驱车行路的时候,我甚至把汽车窗打开。让溅起的雨珠雨花吹到我的脸上、头发上、脖子上和衣服上吧,这该是大西洋上的天空——与我们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的是同一个天空——飘洒下来的美丽、友好、清凉却也有些阴沉的信息。雨中的大西洋,似乎泛着更多的灰白相间的浪花。天,海洋,小岛,大陆,漂亮的花花绿绿的别墅房屋,泊港的船只,行驶着的和停下来的汽车,都笼罩在那温柔迷蒙的雨中的烟雾里。

这样的雨就像夜,就像月光,使世界变得温柔,使差异缩小,使你去寻求一种新的适应,新的安慰。

就是让雨淋个透也未尝不是人间快事。在新疆的草原上,我曾经骑着马遭遇过一次短暂的却是声势宏大的雹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连一株可以略略遮雨的小树也没有。没法子,除了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地接受大自然的洗礼以外,没有别的路。当理解了这种处境以后,我便获得了自由,我欣然地、狂喜地在大雹雨中策马疾驰。

这种经验我写在小说《杂色》里边了,但我觉得没有写好。如果有机会,不,不管有没有机会,将来我一定要再写一次草原上的夹着雹子的暴雨。

这豪兴也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前方不远,有哈萨克牧民的温暖的帐篷。兄弟的哈萨克人会亲切地接待你,会给你一碗滚热的奶茶,会生起他们的四季不止的火炉,烤干你的被雨

打湿了的衣裳。

我们常常说“风吹雨打”，毛主席说要“经风雨、见世面”，我们还说什么经历了“风风雨雨”。这不但让人骄傲，也让人欢喜，不但让人刚强，也让人快活，像我那次在新疆的草原上那样。

而我现在正航行在从武汉到重庆的长江航道上，又赶上了雨。雨对我有情，我对雨有意。

在避风的那一面的甲板上，你看不到也摸不着雨。在船头，雨丝向你迎面喷来，在迎风的那一面，雨丝拉曳成了长线。

江上的雨和人似乎更加亲近。坐船的人都爱水，靠水，感谢水。而正是雨供给着江水，江水升腾着雨。当轮船疾驶的时候，浪花飞溅到甲板上，那不就是雨么？

天色虽然阴霾，两岸的垂柳和庄稼却被雨洗得更加碧绿。没有打伞、也没有穿雨衣、最多戴一顶草帽的岸上的女人们的服装雨中显得分外鲜丽。连岸上的黄土和石头也在雨水中映着洁净的、本色的光。

“晴川历历汉阳树”，当然，但是你知道吗，阴川和雨川，也使我们的河岸，我们的人和树历历如画。

雨是我对生活和土地的无尽的情丝，情思。

感 伤

少年时候,我似乎颇有几分感伤。

上小学当儿,喜欢养蚕。那时北京的桑树也多,上树或者连树也不用上,就立在树下,可以够下很好的桑叶来,把桑叶洗净,擦干,喂蚕。眼看着蚕从蚂蚁状的小虫变白,一次蜕变又一次蜕变,吃桑叶吃得这么香,这么快,这么多,令人高兴。只是觉得它们生活得太紧张,争分夺秒,未有稍懈。

最后蚕变得肥壮透明,遍体有绿,于是它吐丝了。扬头摆头吐丝怕也是很累的吧。

变成蛹,觉得令人难过,觉得是把生命收缩起来了。变成蛾子,更令人痛惜。我有多少次想喂蛾子吃点东西啊,馒头也行,白糖也行,当然桑叶也行。可是它们根本不考虑维持生命了。它们忙着交尾,甩子,干巴枯萎,

匆匆结束了一个轮回。第二年虽然有许多的蚕,已经没有原来的蚕了。

桑叶呢?所有的树叶呢?多矣多矣,却也本是谁也不能替代谁的。一片树叶枯萎了,落地了,被采摘走了,对于这一片树叶来说,就不再存在了。

所以春天繁花的盛开在使我惊叹的同时也使我觉得紧迫。我常常觉得与春天失之交臂。我常常觉得这盛开的繁花是凋零的预兆。我常常觉得春天最令人惋惜,最令人无可奈何,还不如没有春天。

甚至当我把一块木片,一张纸片扔到流水里去的时候也有一种依依念念,这木片会冲向何方?这纸片将沉向何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

夏天,我特别心疼那些被捉住的蜻蜓,它们扑着翅膀却飞不出去。我也心疼黄昏的蝙蝠与夜间的萤火虫,因为它们寂寞,它们不出声,我总觉得它们的生涯太缺乏乐趣。

还有中天的月亮,是那样地遥远。还有婴儿的哭声,是那样地无助。还有算命的盲人吹笛子的声音,他们的步履是何等艰难。还有各式各样的民乐小曲,那里面总是饱含着悲凉。还有初秋第一次发现躺到床上没有那么暑热的时候,又是一个季节,又是一个年头。甚至还有春天时燃放的鞭炮,轰轰叭叭,然后,烟消声散,遍地纸屑……

哪儿来的这些伤感呢?

后来革命了。革命是最有力的事业。后来深知这种伤感的不健康,并笼统地称之为“小资产情调”。其实真正的小资

产者——如卖袜子与开餐馆的个体户，未必是感伤的。

后来碰到了真正的挫折和坎坷。感伤反而愈来愈少了。后来都说我豁达、乐观、潇洒乃至精明。反正绝不感伤了。

感伤究竟是什么？是一种幼稚天真，是对心劳力绌的计算争斗的一种补充？是一种心理的轻微的疾患？是一种天赋？是一种享受？是一条通向文学的小径？据说外国人也说，“感伤”早已经“过时”了。

那就老老实实承认吧，我有过，现在也还有过了时的那点叫感伤的东西。活到老改造到老吧，路还长着呢。

凝 思

我喜欢凝视,我以为凝视也许能带来长久的温习。

也许是永远的记忆。

一朵莲花,纯洁得动人,一池水,温柔无语。荷叶平静豁达,饱经世事却仍然孩子般坦诚,全无遮蔽。水面上的游虫,很有章法地屈动着肢体,我行我素地有趣。

古老的青蛙,以漠然的平静思考着。

石桥石坊,青白方整,玲珑如戏。回廊九曲,如柱脱漆,犹有没有你我的字迹。好柔媚的字啊,如舞女的身体。

不要走,不要改变地位,就这样看一眼,再看一眼,看一个小时,再看一个小时。我不要别的角度,我不要别的景致,我不要重叠和淡化,只要这一

个景,这一幅画永远保留在我的心里。

我只希望,分手之后,告别之后,我仍然能想起你,想起便如见的清晰。

已经起身了,还要回头,还要回眸,还要再一次地看你,记你,得到你。

……而这一切都失算了。回忆没有清晰,冥想没有清晰,内观照没有清晰。凝视是不会被忘却的。凝视是不会被记住的。既没有永久的凝视,也没有永久的清晰。

已经记不起形状的莲花,别来无恙吗?

顺着简陋的、摇摇晃晃的木梯下去,是湖。被树木围绕的,说小也不小的湖。

隔着客厅的玻璃门,欣赏湖水的平静。

走到水边,却有一点晕眩。些微的涟漪里似乎孕藏着点气势,孕藏着不安,也许是孕藏着什么凶险。

一条木船,绑在木桩上。木船上堆满了落叶。木船好像从来没有离过木桩。

没有扶手的梯子上也堆满了落叶,甚至在夏天。有很多树,很多风和雨,却没有很多闲暇。对于一条木船,这湖毋宁说是太空旷了。

这也就够了,当闲谈起来,当得到了什么消息或者一直没有得到什么消息的时候,便说,或者说也没有说,那里有一面湖,梯上的落叶许久没有扫过。